



背後

陈岚◎著

BEHIND

穷人区 富人区 拆迁背后的迷局
平民情 豪门怨 正义之路的崎岖

東方出版社

The cover features a white background with scattered black and white geometric shapes, primarily squares and rectangles, some of which are tilted. These shapes are concentrated along the left and bottom edges, creating a fragmented, mosaic-like effect.

陈岚◎著

背後 BEHIND

東方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背后 / 陈岚著. —北京: 东方出版社, 2006.6

ISBN 7-5060-2518-3

I.背... II.陈... III.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06)第050972号

背 后 BEIHOU

著 者: 陈 岚

责任编辑: 王冷阳 苏爱丽

文字编辑: 牛瑞华

封面设计: 娜 佳

出版发行: 东方出版社

社 址: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166号

邮 编: 100706

网 址: [http:// www.peoplepress.net](http://www.peoplepress.net)

经 销: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

印 刷: 北京瑞达方舟印务有限公司

开 本: 787毫米×1092毫米 1/16

字 数: 400千字

印 张: 22

版 次: 2006年6月第1版 2006年6月第1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7-5060-2518-3

定 价: 24.80元

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·印装有误 负责调换

楔子

掌灯时分，一得庙的德永大和尚领着一群东南亚的信徒，绕着紫藤宾馆那株千年紫藤，且行且讲。他口齿流利，文采飞扬，佛教徒们听得如痴如醉，只苦了一边陪同的宗教事务局局长，这样的内容，他已经听过不知多少次了。

趁着客人低头仔细观看藤根下的勒石，德永朝困倦不堪的宗教局长眨一眨眼，竖起了三根指头——局长的精神顿时为之一振，不管怎么说，这群不远万里而来的佛教徒十分慷慨，募捐额已经涨到30万了。

看罢古藤，德永引步在前，带着游客们朝后一进的小楼行去，这前后几重小楼，屋宇房檐，楼梯扶手，地板天花，无一不是原版原物的明代物什，因此一夜的住宿花费，也是按古董的身价衡定的。

“这些楼梯，是选用百年樟树的木材创制，未用一颗钉子，数十层台阶，全靠榫头接引，迄今四百余年，也毫无变形……”

话音未落，楼上传来粗重的皮鞋跺地声，有人“通通通”的沿着走廊飞也似的跑来，和正在上楼的德永撞个满怀，幸亏背后几人同时扶住。德永还没说话，那人倒怒冲冲地嚷道：“你走路不带眼睛的？”一开口，浓烈的酒臭扑面而来，德永侧过脸去，退下一级楼梯，含笑道：“行如病酒，须防毒手。”那人当即大怒，抬手就是一掌，德永猝不及防，半个脸上刹那隆起红鲜鲜的五条指印，那人吼道：“滚你妈的！”还待动手，被从后面追上来的人死死拖住了。

后来的人见打了德永和尚，急得跳脚，抱着醉汉连说：“你不得了了，这是德永大师，齐书记都要尊重他的——”

德永认得这人，竟是白绵市政府办公室主任马春山。便笑了一笑，又后退数级台阶，徐徐道：“快去吧，你已经来不及了。”

醉汉余怒未消，一把摔开劝解的人，昂然而去。后面那人追到楼下，见他连醉带怒，已不可分说，只得罢了，快快回来与德永道歉。

德永摸了摸脸上骨楞溜丢的指印，朝掌心唾了口唾沫，又在脸上团团抚摩，笑道：“被这手打了，可真正大晦气！”

马春山过意不去，道：“大师，这个人本来就是没文化的莽夫，又灌饱了黄汤，完全不可理喻，请大师看我面子，不要和他计较。”

德永微微一笑，朝看得目瞪口呆的信徒们眯了一眯眼，说：“他和咱们不是一个世界的人，计较他做甚。”朝马春山施了一礼，若无其事地领着客人们走了。

游览完毕，宗教局长先行告退。宾馆里早准备好了小型会议厅，德永坦然上坐，开口说法，讲一会因果昭彰、法理循环，又闲谈一些地方风物掌故，信徒们听得津津有味，频频点头，将近子夜，仍缠绕着德永讲东论西，迟迟不散。

忽然间，“砰”的一声，会议室的门被撞开了，宗教局长冲进门来，一脸悚然地嚷道：“大师——江勇——江勇——就是刚才冲撞你的那人——刚才——死了！”

“啊！？”除了德永，满屋子人都惊叫起来。

“背后被人捅了一刀！”局长抹着满头的汗。却见德永不动声色，点了点头说：“那又如何呢？”

一句话说得局长如醍醐灌顶，终于镇静下来：“我只是想不到……怎么都想不到而已。”

几位佛教徒却还是目瞪口呆，面面相觑，插话问道：“大师，您如何可以明鉴人之生死祸福？”

德永嘻嘻一笑：“我？咱们禅宗只论明心鉴性、不堕轮回的终极大道，谈论人的旦夕祸福，是左道旁门的东西，我哪里知道。”

“那刚刚您——”

德永又滑稽地眨了眨眼说：“我刚刚说过什么吗？”说罢施施然站起身来，袖子一拖，“今天就说到这里吧。”不待众人再追问，朝局长使了个眼色，赶紧走出来。

两人下得楼来，德永四顾无人，贴着局长耳朵轻轻责备道：“伙计，就算你想修一得庙想疯了，也不用编出这么可怕的谣言来恐吓这帮人吧……那江勇是这里的常客，万一明天又碰到了，咱们不彻底成了江湖骗子——”

局长跺着脚叫了起来：“什么呀！江勇是真的、千真万确的死了！就刚才！从这里走了以后！就是在市委大院的停车场被杀的！现在去了好多警察，机关大院里都闹翻天啦！”

“啊！”这一回，德永大和尚也愣了，下意识又摸了摸自己的脸，“咳……那可真晦气了！”

目录

楔子	1
----------	---

第一章 横死	1
--------------	---

这么一个人，仇杀、抢劫、情杀、分赃不均灭口，都有可能。更重要的是，他是鑫昌房地产开发公司的敏感人物，鑫昌的事，在白绵就好比皇后娘娘的奶子，摸不得，看不得，想都想不得。

第二章 祸水	29
--------------	----

“江勇今天晚上7点左右被杀了，你知道了不？”熊天平努力正色说下去，可吴扣扣毫无半点正经之意，一脸漫不经心的笑，手臂抱在胸前，将一对波涛汹涌的“宝贝”直挤得像要爆出领口，偏还故意趴着，从他们这个角度，正好可以清清楚楚地看到她咄咄逼人的乳沟。

第三章 新闻	53
--------------	----

陈秀一把抓住她的胳膊：“先别跑，你给我保证一下！”左昀扭过身，闪着黑漆漆的大眼看着她：“保证啥？”“保证绝对不能再让第三个人看到这个稿子！”

第四章 暗战	75
--------------	----

这小报一递到手里，贺仲平就估摸着了：这事，保准就是有预谋、有策划的。看文章的专业程度，对内幕的掌握程度，策划人出不了今天这个办公室！

第五章 黑钱	95
--------------	----

“江勇没死以前，和我有不少生意上的往来，这笔钱，其实是我的。这个话，我不好拿到明面上说，也不想查案时暴露出来有这么个包。现在人犯归案了，我想请你在审讯的时候把包的下落问出来。包里的东西我们一人一半，20万全部归你，我要美元和耳环。”

第六章 审讯	117
--------------	-----

如果左昀足够笨，而赵根林又受到足够的胁迫，他们很可能把这起新闻宣传的事件和凶杀案捆绑到一起，将左昀定性为从犯，而这一定性引发的政治连锁反应她已经不愿意去想，如果左昀就此被毁了，她和左君年的政治前途还有什么意义呢？

第七章 规则 139

这是一种可怕的潜规则，一瞬间，她忽然想起从前读过的一本书里写到的医院里的故事：在一项大型手术中，因为麻醉师的失误，病人的心跳在半途停止了，而所有的医生和护士都会在走出手术室前自然达成一项默契——告诉病人家属，死亡是正常和不可避免的，所有的人都尽了全力，如果有谁胆敢揭露真相，就会被所有的同行视为叛徒。

第八章 良心 163

签完字，他对赵三保说：“老赵，要相信法律，相信政府。”

第九章 棋局 187

他也没有脸和她解释任何细节，难道同她说，是的，政局如棋局，而你，就是那颗不得不被牺牲的弃卒？

第十章 谶语 209

德永望着他的脸，悠然道：“左书记，我看你气色不对，送你一句话，气如疯虎，须时时回顾。”说着把铜钱也递将过来，“卜一卦嘛，我不收你的钱。”左君年听得个“疯”字，心里已经怒了，抬手一推，德永倒没防备，铜钱尽数打落在地，左君年不耐烦地说：“别拿这些来蒙我！”

第十一章 穷途 235

刘幼捷本想说你知道这世界上的冤假错案还少吗？就算最后弄清楚了，你人也废了，精神也垮了，一生也就这么完了，又怎么算呢？可看着女儿通红的眼圈和哭得红红的鼻尖，硬是又把话咬死在舌尖上……

第十二章 民意 261

结果一宣布，会场里“嗡”的一声全炸开了，每个人都一脸吃惊又一脸兴奋地在交头接耳。这是白锦历史上第一次发生的奇迹：人大这枚橡皮图章竟然没有盖在市委打印好了的决定书上！尤其是那些列席会议的各单位代表，既迷惑又欣喜地头碰头议论着，你一言我一语，甚至没有掩饰脸上的明显快意。

第十三章 出局 287

“这到底是怎么回事?!”贺小英不管不顾地再次狂吼起来。

左盼扭头朝屋里看了看，清脆而大声地喊道：“我在等我们的关天圣主任出来给我道歉！”

第十四章 云邈 311

强大的电流从电热水器里某根电线上漏进了水箱，再透过水龙头和金属软管，一瞬间穿透了她整只胳膊，也击穿了地夏花般绚丽的生命。

背後

BEHIND

CHAPTER ONE 第一章

橫死

1. 死者

江勇被杀了。

他静静地趴在一辆摩托车上，过了两个多小时才被人发现。

保洁工人老章很早就发现了他姿态奇特，从远处看起来像是酒后扶着车把手朝地上呕吐，也有点像是失恋的人弓着身体在哭泣。但开这么一辆“太子车”的人不大可能会趴在车子上哭泣。一般来说，他们酒气冲天，把音响开得震天响，冲过红绿灯，像一场地震，席卷每一个行人。

老章就在附近窥探他，只希望他的胃没有装太多的东西。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，虽然还能辨认出一点儿形状和颜色，还不太像大便，却比大便还难闻，扫起来黏，墩布拖起来又太稠，总是很难打扫。

快9点了。要交班了，到时候主管会来巡查，如果看到停车场里躺着一个醉汉，可就有话说了。

如果他不是趴在这么一辆“太子车”上，老章早就过去了。如果这辆“太子车”不是停在这间停车场，老章也早就过去了。

在白绵，开这样车的人多半是道儿上混的。而能够把这么有个性的车子停进市委大院停车场的人，那就肯定是道儿上混的大家伙。大家伙嘛脾气也

不会小，规矩也不得少，又喝醉了，哪个上去触这个霉头，弄不好，连脖子上的家伙都能玩儿掉。

当然，老章并不真懂道儿上的规矩。老章是个咪嘛糊的好人，在市委大院做了大半年的事，市委书记到底坐几号车，他都说不上来。

有的保洁员说齐书记是坐1号车。也有人说齐书记是坐8号车，因为“8”吉利。还有人说是坐9号，“9”吉祥。不过这没什么关系，老章端着饭碗，坐在胡同口和邻居摆起谱儿来，说到市委领导们还是顶有权威的：“齐书记嘛，其实挺和气的，有时候下车了还朝我点头打招呼呢，说辛苦了啊师傅。左书记嘛，挺凶的，稍微多看他一眼，他都生气地把两个眼睛朝你瞪得好大，不过，心情好了也会对我们笑。程市长呢，和我差不多，整天笑咪咪的，好人一个。你们知道的，干部做得越大，就越好说话呢。倒是车场的主管，连个行管局保卫处的副处长都不是，整天凶神恶煞的，进来就吼，屁大的事也吼得跟死人失火一样。”

其实老章谁也没见过，除了最后一句话，都是从别的几个保洁员那里贩来的，别人也是拐弯抹角听来的。从消息渠道来说，别的几个保洁员算是比老章高级一点儿的批发商，虽然同是扫地的，却并不怎么把主管的话当真，挨了数落就嘿嘿干笑，还半真半假地回嘴。

惟独老章，一句重话就叫他直打抖，所以主管就爱查老章的岗。一查岗就讲话，从责任、安全说到奖金和竞争上岗、考核机制。老章怕什么他说什么。一个月就400块钱，稍微考上一考，就滚水浇雪似的，下去了一半，而这一半，会让老章家一个月都见不着荤腥。

想到考核，老章终于提起簸箕朝那辆“太子车”走过去。大楼霓虹灯照着停车场，花岗岩地面上，红红绿绿的流光溜冰似的，一波一波地在地面上滑过，老章放重了脚步，使劲儿咳嗽了一声。

“嗯哼！”

没反应。

隔着一辆车子，他提高声音唤道：“同志哎……”那醉汉依然一动不动。

老章有点醒过味儿来了，这个人不对呀，趴着的样子古怪得很，僵硬得像……像……他被自己冒上来的这个念头吓得木住了！正在这个当儿，背后响起一吼：“章老头儿，你搞鬼呀？”

主管！

老章短短的花白头发根根竖起，张着嘴却半天说不出话来，一只手只管

朝那辆摩托车乱点。

主管酒虽喝了不少，眼睛却还灵光，认出了趴在车上的男人：“噢？这谁呀？这不是……江勇的车吗？江哥喝高啦？”他大大咧咧地过去，揉那人一把，他没留神脚下，一个趔趄，一掌推重了，车上那人应手就倒了，“扑通”一声，像一只沉重的米袋掉到地上。

老章慌忙低头一看——车子底下那红红的一汪竟不是霓虹灯的反光，而是一滩血，且凝结了，黑红黑红的，活像菜场里的猪血子。老章中午吃的就是韭菜炒猪血，那些血块顿时在胃里复活了，连打几个筋头翻进喉咙。

主管有手机，但死了人这种事属于公事，公事自然要去打公家的电话。主管踮着腿跑到门房去打电话了，从110到市政府值班室以及亲朋好友，都打了个遍。

老章哆哆嗦嗦地站在门口保护现场。不过10分钟，“哐”的一声，一辆小车风驰电掣般冲进停车场，拐弯都不减速，把门口的一只塑料隔离墩挂得飞了出去，车号是“10”。

市委书记齐大元刚到任时，对前来征求车牌号意见的政府办主任马春山说：“1号？深怕别人不知道你是一把手；8号？商人习气！9号？9就能象征久吗？官本位思想不要太严重！”马春山黑糊糊的脸上掠过一丝微笑：“那选10号吧，齐书记。”齐大元“噢”了一声，饶有兴致地看着马春山：“为什么呢？小马，你能说个道理出来吗？”马春山抬头看了看齐大元背后墙上的一幅书法，侃侃而谈：“一元复始，万象才能更新，世间万物，莫不如此。最好的数字不是什么庸俗的9啊，1啊，8啊，而是10——1+0。”齐大元哈哈大笑起来，笑得眼泪都出来了：“看你不声不响的，还怪幽默啊，小马。”

车上下来的是市政府办公室主任马春山。

马春山有一张方脸，方得厉害，棱角分明，乍一看起来像张麻将牌，他脸上并没有麻子，眼睛也不算圆，不知怎的就落了个绰号：七饼。

“七饼”马春山素日在9楼办公，某天却特意跑到13楼去上厕所，回来后大楼管理处从主任到副主任一抹到底，撵到保卫科去和保安们一起上班，马主任说：“这么大一栋楼，你们就光拣着要紧的部门伺候，9楼的厕所擦得都能用舌头去舔，13楼是史档办啦、妇联啦这些没权没势的单位，你们就敢三天楼道都不给扫一次！老子眼里看不下你们这样两面三刀的！”有人说他行事忒莽撞了点，武断、粗暴，但他这事做得叮帮硬，市长程怡听了也只是笑笑：“有个性好啊，现在就需要这样有个性敢做事的干部。”

马春山瞪着主管，脸比那奥迪车还黑：“什么时候发现的？”

“刚刚……我来查岗……”

“市委大院停车场竟然会出凶杀案，死人都硬了你们还不知道？要等到查岗才发现？是不是一夜没人查岗就要让死人在市委大院里过一夜？每年政府拨40万的经费就养你们这些废物？”没等主管再开口，马春山朝远处的门房指指：“自己去写报告，写完报告写检讨，写完检讨写忏悔书，写完忏悔书再写什么你自己去想吧。最好连个人简历一起写好，方便到人才交流中心挂档案。”

主管垂头丧气地朝门房走去，马春山朝老章招招手：“你什么时候看到他在这里的？”

老章见马春山和他说话倒比对主管和气，心里一宽：“8点吧……我四处转悠的，看到有张纸屑都要赶紧捡起来的……开始没怎么注意，这车停得太靠里，我扫了一圈外面，进来就看到他趴着……我以为他喝高了……”

“他的包你拿到哪儿去了？”马春山骤然提高了声音，像重型卡车猛地在寂静的道路上按了一下高音喇叭，老章耳朵“嗡”的一炸，脑子又乱了，胃又一阵痉挛，但他已经吐得无物可吐，一股又酸又苦的汁液涌进口腔，生生又咽了回去：“什么包？……我……连喊都没敢喊他……都不知道他是死的活的……怎么会拿他的包？”

马春山死死地盯着老章的脸，如果这张皱巴巴的苦脸下有秘密藏着的话，就算藏到心窝窝里了，也能被他冰锥一样的目光给抠出来。

这时，10号车的车窗降了下来，一股浓郁的香水味飘了出来，里面伸出一只白生生的手，朝马春山招了招。马春山走了过去，车上的人朝他低低说了几句，虽然听不清内容，却听得出来娇滴滴的，活像一只黄莺儿叫喳。车窗又迅速摇上了。接着，尾灯、大灯都亮起，车子无声地启动，掉头，冲出停车场大门，和来的时候一样迅速地消失在外面的马路上。

马春山站了一站，看着车子远去，转身走进门房，他进门的步子并不重，主管和值班的保安却都下意识瑟缩了一下，两双惊恐的眼睛像绵羊盯着俯扑下来的狼一样，呆呆地看着他。马春山由着他们眼巴巴地看着自己，过了半分钟或者更久，才慢慢抬手从西服的内兜里掏出样东西，竟是一包香烟，他摸出一根，主管和保安被他的脸色震慑住了，连拿打火机给他点烟都没敢，生怕哪一个动作会触怒这个气头上的上司。

马春山叼上烟，自己又慢慢地摸出打火机，凑到嘴边，“咔”的点燃了，

滋滋的电子喷火声清晰可闻，他欲待点火，却又止住，眼睛深深地睨着两人，嘴唇翕了翕，刚要说什么，却还是先凑上烟头去，烟丝轻微地“吱吱”燃烧起来，烟头一明一灭。吐出一口烟，他“哒”的合上打火机盖，抬起眼来。

“现在我市在申报全国优秀治安城市，正到节骨眼上了，竟然在市委大院里出这样的事，你们觉得自己该承担什么责任？”马春山声音不大，但每一个字都有扣动扳机的效果，主管已经快哭出声来了。

“马主任，”主管带着哭腔说，“这样的事我做梦也想不到，谁，谁会干得出这样的事呢，在市委大院的停车场杀人……我平时是再精心不过了，地上有张纸头我都要训他们的……”

“现在说这些没有意义。”马春山毫无感情地打断他，手点了一下保安，“你继续站好你的岗，任何一个人出入都要仔细盘问登记。”马春山不吐烟圈，烟吸下去了，水一样地消失在喉咙里。

2. 震荡波

头儿们还在路上，先到的几个警察神情泰然，有条不紊地干着活。

死者腰后别着一只精致的小皮兜，里面是一支锋利的小插子，八成就是道儿上混的兄弟。死因无非是财杀或者黑社会仇杀，也不值得同情。因此，警察们干得从容不迫，不时抬起头来说笑几句。法医把死者翻过来，他有点儿硬了，倒在地上后，依然保持着趴在车上的姿态，弓着的身子像一只龙虾，两只手臂固执地张开，像龙虾那对颇具威胁的大钳子，又好像在摆“忠字舞”里的一个优美造型，举手向天，活像一朵阳光下冉冉开放的向日葵。

伤口在背后，只一刀，但下手极狠，贴着脊椎骨擦过，直透心脏，穿出前胸。“真专业呀，”法医说，“要我干，都干不了这么好。”采集脚印的警察说：“看脚印凶手个子也不算高，体重估计不超过65公斤，怎么会有这么大的力气呢？难道是传说中的武林高手，一箭穿心？”做笔录的女警打量着车子说：“这车子我看着怎么这么眼熟呢？”

主管怯怯地插了一句：“他是你们公安子弟呀。是治安股江股长的公子。”

警察们“哦”了一声，脸上多少都有点不自然起来。老江养了三个女儿，就这一个儿子。到35岁才抱上的老儿子，平时宠得含在嘴里都怕化了，金疙瘩一样捧大的。一个和老江熟悉的警察咕哝了一声：“他不是春节就要结婚

嘛？怎么赶上这事了，老江家也真够倒霉的。”另一个年轻点的警察补充了一句：“我见过他和女朋友一起的，那妞儿长得真叫一个水灵呢，坐在他车子后面，乖乖巧巧地抱着他的腰——这家伙也真没福气呢。”

摩托车钥匙就插在车锁孔里，看样子，是死者骑跨上车，正要发动车子时，有人从背后猛扑过来，捅了他一刀。

一刀致命。

江勇是个体格强壮的人，背肌阔大，却被一刀刺穿直贯心脏，他也许叫了，也许没叫，反正不曾有人听见，所以叫或没叫都是一样，从他身上散发的浓烈酒气来判断，醉意朦胧中反应迟钝也是他轻易被杀的一个重要原因。

这个夜晚并不能算传统意义上的杀人好天气，月并不黑，也没有风。市政府大院也不是野猪林，一个人却被轻松地放倒，血像杀猪一样喷得满地都是。因为死者的身份诡异，死法诡异，以及死亡地点诡异，这件事就异常诡异了。

如果有谁在这个诡异的夜晚打白绵市的电话，一定会发现所有线路都在诡异的繁忙中。大致过程是这样的，到场的警察由头儿打了电话把死者不幸的身份通知了大队长，而大队长第一时间通知局长、分管副局长、要好的副局长、工会主席、要好的治安大队队长以及自己的老婆和正在一起喝酒的一桌人，以此类推，全城电话一瞬间以几何级增长的速度进入占线状态。副局长第一时间告诉了自己的老婆、小舅子、要好的某股股长、某局局长。分管的副局长考虑再三，第一时间知会了政委，而政委刘幼捷是市委副书记左君年的老婆，左君年正和市长程怡坐在同一辆车，从外省考察返回白绵，接完刘幼捷的电话，左君年毫不掩饰地说：“程市长，市里出事了。”他声音里透着直白的愉悦，正在打盹的程怡撑直了身体：“噢？”

“江勇被人杀了，死在市委大院的停车场里。”左君年一边说一边滴滴滴地开始按号码：“这事一出，鑫昌该成了猴子吃辣椒——麻了爪了……”

程怡不置可否地皱皱眉头，又闭上了眼睛：“一会儿到了办公室再说。”车上并没有其他人，只有跟随他七年多的司机。但程怡素有话不传三耳的习惯，即使是不很重要的事，他也极少在有第三者在场的时候说。程怡的理论是，也许这件事不重要，但你在这件事上所表现的态度、语气都是一种信息，可以让别人了解你、判断你，然后掌握你。

左君年嘿嘿一笑。十多年前两人中学同窗，分别考上不同大学不同专业，后来都走上仕途，一个在南方，一个在北方，几翻辗转之后，竟然都到了白

绵，一个任市长，一个任市委副书记。30年前，恰同学少年，两个人的个性就对比鲜明：左君年少而敏才，外露；程怡沉稳而笃实，内敛。左君年秉性急躁，程怡脾气温缓，两人都十分不能理解对方竟然能在官场里混得如鱼得水，最后都手握一方权柄。左君年说：“老程那个温吞水，喝到肚子里都不解渴。”程怡则回敬一句：“老左是个爆竹捻子，碰不得，一点就炸。”由此可见，中国为官之道博大精深，根本不是如李宗吾者一本小书《厚黑学》可以涵盖的。

程控交换机里如果有某个特定的码流是表示“江勇”二字的，那么在这个晚上，出现的频率简直可以把白绵市的机器内存烧爆。这个名字好像一个幽灵，从掌管着政治上层建筑的市长书记的电话里，串到各行业商人、企业老总的手机上，又分身亿万，好像孙猴子的一撮毫毛，溜进无数家庭电话，甚至，还闪现在网吧里正在聊天的男男女女的QQ上。人之死后若有知，黄泉路上的江勇一定两耳阴风阵阵，鼻子剧烈发痒，喷嚏连天。江勇生前是个喜欢被关注的人，死后碰上这么高的曝光率，一定会觉得很是安慰。

程怡既然无意和自己分享这个好消息，左君年当然迫不及待地给别人打电话。在程怡看来，人之死无论如何总算一件悲剧，大可不必这么喜形于色，但左君年却嗤之以鼻，程怡不用听也知道他是把电话打给谁的，除了市委宣传部部长卢晨光，再无第二人选。在白绵市，左君年是出了名的难相处，他毕业于名校经济系，又曾留学美国两年，属于洋务派，高级知识分子，是重点栽培的跨世纪干部，在省委秘书处服役数年，文章了得，口才了得，放下来做这一任的副书记，是摆明了下来镀金的，眼里轻易看不上别人，狂劲儿上来，连市委书记齐大元、市长程怡的话也是说驳就驳，马春山谁都不怕，却惟独在左君年面前毕恭毕敬，不敢有丝毫怠慢。

马春山私下里说：“别人好歹都按牌理出牌，这个左君年不是，他就跟疯狗一样，说翻脸就翻脸，咬起人来疼到骨头里。管你当着多少人的面，说训得你像个孙子就像个孙子，跟他较真，那是给自己找不自在。”

除此之外，马春山怯着左君年的还有一处，只是他自己内心不肯承认，马春山素以口才闻名，一张嘴比王熙凤还要厉害，讲起话来，七分大道理，三分小道理，句句字字，人情世故国情民情全在他的理儿里，但碰上左君年，是有一句驳一句，有十句驳十句，直驳得他站也不是坐也不是，以至于大会小会，只要有左君年在，马春山能不发言就不发言，就算要发言，也十分谨慎，就算齐大元点名要他说话，他也再三斟酌。否则，左君年就算已经讲过

话了，听着听着，也毫不顾忌地咳嗽一声：“嗯哼，我插一句啊……”他一咳嗽，就咳得马春山发毛，“我再补充几句啊。”然后一条一条将马春山的话拎起来批一顿，偏偏他记性又好，随时引用最新的中央某文件精神第几条第几行，或者《人民日报》社论的某段某句，只字不错，从宏观驳到微观，从经济驳到政治，指出马主任的不慎重与冒进之种种。如果齐大元不打断他——“老左啊，时间不早了，该吃饭了。”他会滔滔不绝地数落下去，全不管坐在边上的马春山黑脸红了又白，白了又黑。

这么一个左君年，却和卢晨光十分投契。

左君年初到白绵市时，他的讲话稿照例由市委办秘书写好，交宣传部审阅后再到他手里，其时宣传部部长出差，由常务副部长卢晨光把关，卢晨光听说过左君年的脾气，仔细把稿子过了三遍才递上去，结果左君年只扫了几眼，呵呵冷笑道：“这稿子你怎么把关的？怕中午我没工作餐吃呀，放这么一只大苍蝇。”随手把那份报告扔在桌子上。

左君年要在全市新闻工作会议上讲话，他事先给秘书处交代过，给记者们讲话尽量少用公文套路，文采要活泼一点，语气要幽默，卢晨光和秘书处都知道他洋派，报告特意写得很活泼，文采与激情并重，典故与段子齐飞，私下里念上几遍，无不暗暗得意的。他捡起稿子仔细把那一页再看一遍：“绵江报业集团去岁的改革如一石激起千层浪，在白绵市率先打开了媒体走向市场化的探索之路，《绵江晚报》自办发行，晚报早发，自负盈亏，新闻思路活跃，格式新颖，在传统新闻模式下独树一帜，正如李贺诗云‘雄鸡一唱天下白’……”

卢晨光反复看了几遍，看不出头绪，少不得虚心下气笑着问道：“左书记，我学问不够，这稿子看了三遍，这是第四遍了，硬是看不出个苍蝇呀。”

左君年笑着反问：“卢部长你也是X大中文系毕业的？”

卢晨光笑笑：“是呀。你是我的学长。”

左君年把报告抽过去，又看了一眼，扔回桌上，手指笃笃地敲敲其中的一行：“‘雄鸡一唱天下白’，是李贺的诗？”

见是问这一句，卢晨光心方“扑通”一声掉回肚子：“是李贺的典呀。”

左君年脸色一变：“说起来还是我学弟，X大出你这样的人才，也算是异数呢。也难怪现在说起X大来不过如此，中学课本上都有的常识你都能记错，以己昏昏使人昭昭，真不知道你这这么多年宣传干事是怎么干过来的！”

卢晨光自从宦以来并非不曾领导跟前吃过瘪，在基层乡镇时，乡镇的

书记乡长多半口无遮拦，言语粗俗，大会上批人带几句“你妈的X”都是很正常的，但像左君年今番这样的羞辱前所未有的，虽不带一个脏字，却句句诛心，卢晨光是基层上来的干部，不如左君年少年得志，但一直素有才名，早年还出过一本杂文集子，为官多年，但骨子里还是以文人自居的。左君年这几句话铺头盖脸地扔过来，泥菩萨也该发火了，何况外柔内刚的卢晨光。

左君年发完脾气，拿起报告越过桌子塞给卢晨光：“先改了再说吧。”

卢晨光挺着腰杆站着，脸涨得通红，血从他脖子直往上冲，耳朵红得像一只过冬的萝卜，一抬手就挡开了左君年搔过来的讲话稿，硬邦邦地道：“这个苍蝇不是政治问题，是学术问题——既然这样，我就和学长顶一回真，以己昏昏使人昭昭者是有的，但不是我。左书记你继续审稿，如果还有其他问题，再找我。”说完转身就出去了，气得连电梯都不坐，从楼梯一路走回11楼的宣传部。正值下午，天气好得像小学生作文里的常句，“楼梯平台口的舷窗里射进明媚的阳光，大朵的白云苍狗般奔跑在辽远的平原上”，卢晨光叹了口气，心底一句忘记已久的词脱口而出：“归去来兮，田园将芜胡不归。”

从9楼到11楼的这段楼梯上，卢晨光痛悔地回忆了自己毕业后从政的经历，昔日的同学，经商的，从教的，都各自事业有成，有车有房，再不然桃李满天下，老来心有所慰，自己为一纸公文里的处级挣扎多年，鞍前马后，吹喇叭抬轿子，年过不惑了还遭这番羞辱，真有几分大梦方晓、冷暖自知的觉悟了，一路自艾自怜着走进办公室，劈头差点和左君年撞个满怀。

卢晨光警惕地看着左君年，正不知他要怎么地不肯甘休，左君年却笑嘻嘻地抖了抖报告：“我问清楚了，这个典，是出自李贺，我惭愧呀，赶紧下来找你。”

卢晨光“腾”的一下脸又红了，赶紧道：“这句被柳亚子和毛泽东都用过，因毛诗而出名，记在毛的名下，也是应该的。”

左君年哈哈大笑，卢晨光嘿嘿一笑，左君年又道：“我女儿不这么说呢，她笑我知其然不知所以然。”不等卢晨光询问，左君年像所有的父母说起子女一样，完全收不住闸门：“我女儿左哟，还在念大学，也是我们的校友啊，放寒假回来，我带给你见见，这小丫头没其他长处，记忆力好，看书就跟电脑扫描一样，我搞不确切的典故、字意问她，她就是部活字典，问一答十，旁征博引，牛得很呢。”

卢晨光赶紧赞美一句：“真是了不得啦，少年王勃不过如此。”说完了心里赶紧唾自己一口，王勃慧而早夭，这到底是夸人家呢还是咒人家呢？左君



年却没感觉出来，继续夸他的女儿说：“过奖了，呵呵，这小丫头虽然也写得文章，在学校里好像还蛮受拥簇的，但哪能有王勃那样的天分，不过看她这个趋势，将来也是靠笔杆子吃饭的命了。”

经过这一事，左君年倒对卢晨光印象深刻，把卢晨光出过的那本杂文集找来特意看了，看过之后，更是很以为然。两年后，卢晨光以宣传部常务副部长的身份拨正，并进了常委班子，左君年着实从中推波助澜，起了很大作用。左君年多次在不同场合夸赞卢晨光：“文人有才者多矣，德才兼备者稀，德才兼备者可得，有德有才而有风骨者，几不可见也。”程怡懒得听他的，半晌回了一句：“说那么多做什么？一句话就可以概括，就是你们两个都是一副狗日的脾气。”一桌人哄堂大笑，铁板一块的马春山，也乐不可支，笑得一口酒喷了满碟满碗。

3. 专案组

快10点了，公安局党委班子成员都被火速召回，连夜开会。局长上来先把会议主题确定下来：一，全力缉凶，限期破案；二，妥善安置家属。

一听“限期破案”四字，分管刑侦的副局长张德常就打了个哈欠，拿起会议桌上的香烟，也不让人，独自拔了一根，闷头抽了起来。他不说话，刑警们从队长到副队长都互相看看，谁也不表态。

江勇这案子就两个字可以概括：“棘手。”

在劳动局的档案里他是市新华工具厂的工人，但事实上他是鑫昌房地产开发公司的总经理助理，还有一个不能放到台面上的身份——白绵市的黑道大佬，他有老子罩着，屁股干净得很，从没落过案底。但与会的干警们都心知肚明，只是没人下篋子捞他而已。有名有号的相好不少于五个，白绵的头号交际花吴扣扣也是其中之一。

这么一个人，仇杀、抢劫、情杀、分赃不均灭口，都有可能。更重要的是，他是鑫昌房地产开发公司的敏感人物，鑫昌的事，在白绵就好比皇后娘娘的奶子，摸不得，看不得，想都想不得。

刑警们不说话，局长有点急了，敲敲桌子说：“事已经出了，人已经死了，而且影响恶劣，市委的电话就算此刻没到，明天一早也会打来，再难剃的头，这时候也得先烫烫热水，磨磨刀啊，都不说话算什么哪？”